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四

元 周南瑞 編

狀

薦前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副使任乞僧狀

盧 摯

前河南府路總管盧摯謹呈摯起身素士拙於自謀滿
代來寄跡民伍搢紳縫掖緇黃芻蕘還往無擇側聽輿
議多謂前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副使任乞僧職御史

日廉悍果銳臨事蹇諤不撓勢權及貳憲一道監臨相
衛郡縣畏服部內清整至於發廩振民之類誠得古人
奉使大體聲稱翕然昭徹中外由來已久向以婚媾之
間因循註誤獲譴秋官屏跡田里屢閱歲朔有如本官
材局器幹言論丰采足為能臣中遭沉廢誠為可惜輿
議如此摯復援以平素涉閱載籍之所記者攄發懷抱
叙列簡牘以干聽覽蓋聞梗楠合抱適梁柱之用雖蠹
敗寸咫樗櫟不足以並其材大圭拱璧有瓌瑋之質雖

瑕類芥粒硃曷能廁其實斯固梓匠之異選玉人所
必致也夫馬或奔踉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
功名斯言豈徒也哉昔吳起貪淫積忍殺妻以求將魯
君疑起不用魏文侯得李克之言以起為將守西河而
秦不敢東兵漢高帝以陳平為都尉典護軍有謂平居
家時盜其嫂典護多受諸將金高帝疑之魏無知以盜
嫂受金不足疑竒計誠足利國家為解高帝益厚貴平
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軍資其策畫間弱霸楚張敞為

京兆尹禁姦顯善明於賞罰任職為久坐黨累當免黜
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不辜宣
帝薄其罪免為庶人居無幾思敞功效徵拜冀州刺史
卒獲其用王公仲所謂非私其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大抵自昔有國家者以才難之故揜垢藏疾求所
長捨所短以恢用人之度者多有此類不復歷舉今任
使雖無將起用兵之能乏相平謀臣之計其摧暴治劇
方之敞尹亦豈多讓而婚媾之誤惡豈比於殺妻醜豈

至於盜嫂較以賊殺不辜罪孰輕重也伏望公朝略寸
咫尺之蠹而所用者材揜芥粒之瑕而所得者寶貸奔蹊
於千里之足責功名於負俗之累深惟魏侯用李克之
言將猜忍貪淫之起以致却秦之功漢高善無知之對
厚盜嫂受金之平卒收間楚之利宣帝薄京兆之罪貪
材器有益於公家者起任使而屬委之豈惟本官獲滿
洗拔擢於隆寬盛明之世砥礪自新趨赴事功以遂報
効其於補助公朝選材補過之義似亦不無萬分之一

也山林薄朽方以教讀鄉校為業僭踰章薦竊伏兢慚
雖然經據古道鄉校之議執政者有取焉摯放閒頗久
樸野滋甚徒泥古陳詞不知忌諱輕瀆峻清伏惟裁擇

臺薦御史蕭奉訓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嘗謂風憲不難用人而
難於稱職大槩糾奸治邪在不失於大體潔身修行而
後可以正人竊見廣西道廉訪司僉事蕭奉訓詩禮名
家簪纓後裔年妙而識老學飽而材優始由湖南儒學

提舉除充廣東按察僉司風采振揚奸邪畏避實迹昭著廉聲播傳遭值例革閒居京師奉命安南不辱國命繼除連州知州復任江西儒學提舉士譽翕然儒風大整就任改除今職未及半年糾停象州路達嚕噶齊等官一十二員斷革官吏四百餘員平反冤滯數起所至聞風震懾近者臺妾追問海南宣慰使都元帥薛徹于不法不公事亦非小本官首去其爪牙而折其權勢親閱案牘推究事情致使巨奸無所逃責於是要荒之外

烟瘴之鄉屈者獲伸冤者得釋官府知奉法之嚴風憲
藹得人之譽緣本官廉足以服衆明足以燭奸剛果敢
為智勇無避善刺繁而治劇不吐剛而茹柔允為良材
實稱乃職若使久淹邊遠不能盡展施為如蒙擢置近
裏道分唯復兩臺鑒察內任用誠為相應為合行具呈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五

元 周南瑞 編

議

社稷壇議

至元二十五年八月

王

闕名

社稷起於上古祀共工氏之子句龍為社厲山氏之子
柱為稷至商湯因旱遷柱以周棄代之成周之制天子
立五社諸侯三社皆以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社壇在東
稷壇在西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皆黝色幣用黑日

用甲王服絺冕樂用太簇歌應鍾舞咸池用三獻後漢
建武立大社稷二月八月及臘日一歲三祠皆用太牢
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魏立二社一稷梁以二十
五家為社春秋祠水旱禱祈祠隋開皇初用戊日至唐
社以句龍配稷以后土配亡宋因唐舊制社壇廣五尺
高四尺以五色土為之稷壇在西如社之制社以石為
主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象天方其下象地理
其半於地其垣飾以方色屋用三門四十戟其中植槐

元符二年郡縣社稷壇社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陞
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餘如舊制一壇二十五步紹興
式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稷以后稷氏配先儒之說謂社
稷皆土祇有生育之功句龍周棄能平水土故用為后
土及田正之神又曰社為土地之神稷為五穀之神故
報而祭之祭法當依漢唐制郡縣各用羊一豕一先瘞
血首餘以骨體薦黑幣二樽二盞豆各八簋簋各一俎
八每歲仲春秋戊日黎明郡縣官三獻以公服行事執

事者無所考舊以吏佐討論如此打畫圖墳行禮節次
抄連在前請更為參究合宜行下郡縣依上施行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六

元 周南瑞 編

說

角觥說

至元十七年作寄崔左丞

王德淵

余幼從先大夫寓居磁州磁有崔府君祠歲以十月十日社四方樂藝畢來獻其能而以角觥之戲殿角觥中復擇其勇且黠者殿號曰首對當時衆人指在東者一

人相語曰此人前年獲勝於泰安廟下去年獲勝於曲陽廟下今日又將勝矣乎有老者曰不然夫在東者恃其不資於人孤立無儔在西者自知不敵徧賂於同場百執事衆方嫉在東者之能甘在西者之賂聚為議論矣今日勝負未可涯也已而臂攘手交東者進則衆比而止之退則衆喜而待之西者進則衆和而應之退則衆操而救之離而復合者五六竟中分購財而罷噫在東者雖稱勇黠其能勝在西者衆人之議論衆人之救應

乎傳曰常勝之家難與料敵諺曰狼獐不若犬衆余時
旁觀握汗甚為孤立者凜凜也暇日偶然記之作角觝
說

魯盜說

至元二十二年作時盧右丞初執政

王德淵

魯有盜方其姓者工穴垣脫赦更名遷居于曹僦賈肆
而業怡聲偃體口不二價一日懸楮幣二千於門曰何

人所遺吾拾之於路待主求訪而還之耳如是月餘而主不至乃易為畸零散之丐者曹人初不識而皆賢之魯人聞而議之曰殆將改過遷善已乎君子曰不然改過遷善者平行而達不求人知今乃驟為要譽不近人情之事以自標異於前是必作手法於後久之官庫失物蹤及其門尉執之城中往保者近百人以為必無是事既而羅掘得贓衆遂駭散王子曰此泔潏續者小盜欺一城猶有欺天下之大盜焉宇文融拜相獻括田富

國之說以結主知李訓拜相首薦裴度令狐楚鄭覃以
收士大夫之望王莽拜相建言褒宗室給致仕官祿三
分之一施恩鰥寡以收人心當時天下望致太平終之
奸計得施荼毒四海處女脫兔莫救已然如魯盜者復
何怪哉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七

元 周南瑞 編

說

李綸字說

姚燧

李明之以其子讓來見曰願易名而字之余思古之人
生子三月而父名之避其在常語而難為諱者所以為
他日為父計也故典禮曰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
不以隱疾而春秋傳亦曰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讓也已久矣雖其名無國官日月山川隱疾畜牲器幣之犯而犯舉世人之常語使其子宜如何而諱於今哉亦觀夫治絲乎其緒之弱不大於秋毫之末力引銖鎰則紛然而絕苟治而繩之則可以轉百鈞故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或曰青絲綬亦為綸為訓雖異其組織為服亦垂首千百而比其類為之也反而求之蓋人心之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端其始甚微其絲之緒乎學者為能體驗充廓之使

可以放四海塞兩間其比其類之綸乎邵子曰人於心上起經綸士知此始可語自治治人之道矣名以綸字曰治夫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八

元 周南瑞 編

贊

先聖像贊

趙集賢孟頫所貌 大德二年二月甲申

後學姚燧為李侯肅政新齋元讓盥手

再拜以贊

憂世之志固見於不遑寧居樂天之心當求之恭安而

舒從大夫之後而舍車弟子三千踴躍而獨趨其相失
鄭東門之初乎雞鳴為善猶舜之徒耳順之年對越
是圖窮朝以晡誦其詩讀其書于是新齋者其願學孔子
之徒歟

先聖像贊

四則

劉辰翁

六經未作孰為夫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如岳之隆
如日之威如川之不測周公未哀曷不觀此司寇衮
衣國不用儒以儒目之岐山鳳逝西郊麟來在陳

去齊失鯉慟回匡人陽虎武叔桓魋轍環迹削木壞山
頽生懷殷莫沒悼秦灰論其哀暮不見榮哀孰知萬世
國祀家陪孔林草木鬱鬱佳哉 六經萬世如日在天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孰云軻死不得其傳

老子像贊

孔德之容唯道之從坦坦施施溫溫恭恭萬世之下復
有一夫子而後識其猶龍

病維摩贊

衆生皆病安得不病更欲何言視我塵柄

莊子像贊

無他變化有語皆囁何日花開作兩蝴蝶

古心文山贊

此宋二忠如國亡何開卷熟視龍泉太阿塵蛻六合浴
于天河下視萬鬼腐為蟻窠千秋遺像涕泗滂沱空餘
後死作尹公他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九

元 周南瑞 編

贊

西溪贊

西溪公名博文字子冕宏裕有蘊中朝號
稱厚德其言論風旨學殖文采士論歸焉
常五居監司七至侍從揚歷三十年頃由
禮部尚書大名總管為御史中丞行臺江

南云

味道之腴儼然以居顧雖寓形喬松磐石之間而槁項黃馘者能如是乎求之古人將誰與俱其聞柳下惠之風而興者抑卓子康劉文饒之徒歟

朱誠甫贊

盧摯

氣剛以沉識遠而深奚藏諸內者矯矯而發乎外者惜惜昔冠惠文繩直于南移察天臺霜清柏森諤議抗章折巨奸而排孔壬方鳳鳴兮朝陽或振鬣仗馬之瘖贊

幕江漢協謀官箴日聞旬宣如鼓瑟琴幅巾蕭然朝市
山林唯玉雪以自將非埃壒之可侵故貌君之德容者
又當洞照其靈襟也

滕玉霄贊

盧摯

似不似在阿堵同不同在裏許其落筆也如箕其出神
也如杵其得於酒狂也為劒俠而得於獨醒也為處女
固不得與二陸三豈不可與四夔五嗟乎使吾得而容
之亦何至嘲子雲而責子羽也

天下同文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

元 周南瑞 編

頌 闕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一

元 周南瑞 編

箴 闕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二

元 周南瑞 編

銘

新儀銘

姚燧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
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簫凡今改為皆析而異取其
疏明無窒于眎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貫赤道天
常天常不搖則乾安靜上鏤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

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竒贏紫微安知北極攸載穹
然突出狀同倚蓋別置立運下履地平錯勒于隅十二
子名五環挈周文有八尺紫微等之闕三在一五環之

安三負衡旋衡綴闕距隨捩流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
去極幾何即游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弦北軸移
影相望筭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眎巍巍
其高漠漠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孰曰無形而艱蹟
考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較古法

未與侔工猗歟皇元發帝之蘊畀厥義和萬世其訓

釜儀銘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
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兌也環鑿為沼準以溉也辨方
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鍤
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寢斷寢極外也極入地深
四十大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
竿加卦坤直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首旋機板窵納

芥也上下懸直與鍬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賜谷朝
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
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
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
十奇鐵勒塞也黃道寢平冬盡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
也安渾宜夜旰窮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一儀之揆
孰善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
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厯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不

逮也將闢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
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壞也

座右銘

臧夢解

硬著脊梁

這脊梁鐵鑄成廣平骨汲黯身曾強項批領鱗肯折腰
揖貴人臺中評謂我傾我自我卿自卿

淨洗眼睛

這眼睛照膽鏡見誰家窮百姓取嗔誰姦貪佞看不差

定定定江月明秋水瑩本無垢洗更淨

牢踏脚跟

這脚跟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實直道中拔不出倖門裏
拽不入持一正禦萬術不退轉堅固力

緊縛肚皮

這肚皮忍得饑衆肥甘我糠糜將軍腹寬十圍貪取敗
脂燃臍平生事百竈齋咬菜根事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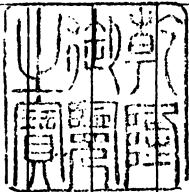
古愚銘

高安姚雲謂廬陵劉辰翁曰雲之先人之藏
于修也曰古愚請書之曰諾又請曰銘之銘

曰

世道交喪謂古人愚首陽事拙金谷名俱離黍何求懷
沙惑志自傷為傳以至憔悴結纓而進執簡為三程嬰
誰報黑子誰慚哀哉古人寧不見與其戇其蠢孰通孰
魯九京可作我則誰歸遠矣姚公于訓有遺凡今之人
曰詐而已色莊吐訥形垢交泚咨爾後嗣毋愧前人欲

知生直尤貴慎真如愚不愚不愚何罪毋以其如而示
其外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天下同文集卷

三十三至
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

臣呂光復

助教

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編修

臣

于

鼎

謄錄監生

臣

錢黃熙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三

元 周南瑞 編

題跋

跋宋徽宗書

徐 琰

徽宗書畫皆過於人惟其克長克君之道有愧於其祖宗以致失國故收藏之家頗不以為貴重此帖端莊嚴麗首尾如一似非末年盤遊無度之日之所作劉彥明得於錢塘攜至長沙出示予曰帝王翰墨當時得見甚

難況後世散亡之餘乎苟真不偽吾將蓄之使後人觀焉見其善於此則知其不善於彼獨不可為有國有家者之鑒哉如齊人刺魯莊公云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終篇美之而不言其惡千載而下讀之則莊公之所不足者隱然見於言外吾意亦猶是也請跋之予復之曰跋已竟矣奚煩他議至元戊子九月下弦日

跋張夢卿所藏紫陽楊先生墨蹟

姚燧

此先婦翁紫陽辭翰也嘗聞自幼孩時文已奇猶歌白水滿長干紫陽閣底清風細後遂號紫陽初名煥後由上金季主河朔中興頌季主壯之置紅篋中黃龍戰北紅篋為我元所獲恐踪跡物色姓名獲戾乃避更為英及後受我太宗簡文制誤為英遂不敢私更始就名英其平生於書差喜米南宮故筆法時時似之其卒以乙卯時燧已聞公遺命托二事於我先世父一遺文二

以先妻見配時燧未婚也其歲上距今二十四年當至
元戊子張總管夢卿持來求題夢卿嗜古博雅該洽之
士慮其未得平生之槩故歛襟書此其年二月子婿姚
燧觀於穰城寓舍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四

元 周南瑞 編

祝文 闕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五

元 周南瑞 編

祭文 闕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

天下同文集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六

元 周南瑞 編

祭文

祭須溪文

鄧光薦

嗚呼天地間竒詭超邁之氣于是乎絕四十五年如手
如足之情於是乎訣疇昔燈前高歌執別曾未三宿云
何奄忽欲訪何之山陰無雪欲見何期屋梁未月斜日
寒冰鄰笛為裂思君平生肝膽火熱相知靡三相於何

切嗟彼俗人焉知毫末君幾哭子於亂離子忍慟君於
羸劣煢煢子生種種子髮倘幽冥其相待曾幾何其闊
絕顧原隰之相求已不勝其淒咽何時宇宙復見此傑

祭蕭方厓文

王應梅

嗚呼廬陵俯仰百年丞相文山精忠貫日月而志無成
大博須溪文章昭河漢而時不用今御史方厓勁氣搖
山岳而不得年以死吾未暇哭吾私而為蒼生慟未暇
為蒼生慟而為吾廬陵長太息嗚呼廬陵

祭御史蕭方厓文

黃瑞節

嗚呼天不可信善不可為小人之是君子之非大江以
南二三人物公於其間尤為超出有時有命有志有才
南馬援柱北李陵臺淺之量公功名富貴一至之性於
人有濟凡今之官苟且相師以為得體以為時宜公每
行部必搏猛虎搖毒反噬亦莫彼顧此豈有他不過肯
廉莫邪鉛刀無鈍無銛一二就斃蒙福何限局於分守
掛一漏萬庶幾公論擢在臺僚憂者膽掉喜者意消名

實所加上下通信立功立言矢決川迅斯時斯人而可
死耶斯人斯年而可死耶乾坤生氣在結數輩世皆欲
殺天不少悔古今豪傑中路無成黃間黑業殆未欲平
運苟如此理不勝欲嗚呼嗣祖焉知非福回首平生言
危行危剛固不折隘亦有之奴婢小人妄論交舉事至
今日此固其所存者奄奄去者堂堂百年有頃孰短孰
長地下此心死而死矣為人為神幽明一理吾哭吾私
能幾何時作七載緣結一語知春風廬阜夜雨滕閣隆

興執別金陵後約料理余迺鞭辟余前余之不遇其人
其天余未能來公未有暇剪紙江頭乃有今者病之萌
芽曷不歸來家書闊絕亦已焉哉往嘗諫公踈用剛劑
豈其壞會竟生此弊見謂錢塘買棺自隨此時此情此
地此詩豈必尸解豈必滅度乘雲而來抱月而去捐世
未老惠妾無終習聞其語忽繫其逢天地恨事為陰為
雨其於人也為病為怒余於公死意敗神傷如寤如寐
如存如亡昔者有言丈夫千載四海斯文執筆誰待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七

元 周南瑞 編

辭

哭須溪墓

王夢應

紹定壬辰後六十有六年丁酉閏月庚申四方學者會
葬須溪先生北郭外其同門生長沙王夢應以是日祇
役故鄉先塋越明年正月十有五曰壬寅昧爽始克奉
卮酒哭先生嗚呼廬陵自六一公以正學繼孟韓起千

載小歐公忠孝義理鳴穆陵紹陵間天下學者再變先
生奮兩公後卓然秦漢巨筆凌厲千萬年蓋炎士訖錄
及於今南北士不得先生一言不為名士殆盛於眉山矣
惟盛時不以所學大用不奮筆大典冊成一經以彰休
明為宇宙關作使天下士舐然夢應又念早從小歐公
廬山公師門托交四十載晚更流落蒙賴實厚追惟吾
感永愧負土且斯文千載之托一日永已悲悼何限謹
吟短些尚鑒之

宇宙凡有千載兮安得夫子之復生昔余俟而不敢惑
兮卓哉廬山公所評天能為命世之盛兮不能羸之以
百年斯文克當天運兮信有屬而無傳偉夫子之立言
兮神氣超乎古今豪縱雄力不可控兮淵杳不得窺而
深千竒萬態春行天兮又為秋冬之刻厲豈惟嬉笑怒
罵之間兮平易亦千人之俱廢蓋蒙莊太史之恢恢兮
諸子百氏之不可窮廬山休休歎復起兮眉山再變而
亦雄應龍矯乎青空兮神虵黑蜥之儔伍蹇獨立而還

顧兮橫四海其誰語帝典王誥豈不浩積兮清廟生民之
何時仰歎俯弔復下引兮來哲又不可期蘭閣汨其同
塵兮荒荒四裔板照之語有大而莫能載兮吾亦委夫
蚩蚩嗟夫子之時命兮生死乎盛明余侘傺其誰從兮
愴被髮乎大荒非今世之為慟兮有揜卷而遐追望江
山之坡陁兮雜風雨而鳴悲埋文光而不得兮終古尤
于秋日誰將告夫春秋兮有尊王發微之初筆出生平毫
末兮震動百世之上下嗚呼靖康日遠兮人知南道之

叔夜亂曰我即仰高不可階兮風霆一世此山埋兮神
光在千秋灑灑兮墓而藏者塵尾佳兮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八

元 周南瑞 編

誌碣

聖元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神道碑銘

姚燾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近臣
曰巴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
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成為內應根本斯蹶孰謂

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
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羅羅格西地所生
阿爾哈雅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為阿
吉爾阿古齊嫡近伊勒噶齊給日別平章求今億萬維臣
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裸
德匪繫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
徵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愛實拉下賜

之金罍曰俟至而省必合樂歌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
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
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曲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
矣公北庭人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巧
阿撒合徹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視幼聰穎
而辨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
民勤於畎畝遂棄耒耜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詩學
甚為舅氏錫喇岱達爾罕所異嘆曰而家門戶其由子

大及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
僕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以是得宿衛大帝潛藩
已未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
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錫為
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
再使求之皆為大奇獸所懼莫致最後遣公至其所無
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塔齊爾
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

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郎中褒
曰久侍禁庭已著勞績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
書省事發言唯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
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
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
始罷世而易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
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
路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事又明年故

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極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
宋得竊築為強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
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
省以我先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
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
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
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
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
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
文虎于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為尚書拜中奉大夫參知
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
軍四千六百及廢尚書復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
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
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
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火積薪樵貴果結

艦為陳宵遁盡燃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闕明年
遂請以西域礮攻樊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
攻具臨之且曉守帥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烏
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
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
偕以入覲廷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
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
合舊軍丞相安圖巴延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

從之故太傅巴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
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
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
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絙鎖戰艦江中巢礮礮
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
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與公數十騎覘
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
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

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為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閫安

撫高世傑將艤艫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
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岳下公承制以守
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健
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長取進止
因南風火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坑之江陵精銳于是
焉盡制使朱禴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
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
臣除宋苛法衣食間里窮黎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

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朱襖孫徵至京
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於鄂移兵長沙拔湘陰斷澠
柱江中自喬口及城十五所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
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攻拔屠矣不答乃令諸將
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壩石心臺百日中公
流矢創甚益急責戰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
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
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謂諸將曰國

家為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甚繁口數百萬非大帝諭
已延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
檄下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幼主向服
公入覲賀始廷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闕敗馬
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
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民性驚囂而易叛難
服非長沙匹不重刑之廣西他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
之市斬暨檄下慶遠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

賓宜賀化高容欽雷廣東肇慶德慶封諸州特磨農士
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闡全之湘水三十六所
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恪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
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陷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
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
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
削平之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略地
海外無為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

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珞已戍
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
偽使冉安國王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
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死厓山乃
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
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
覲廷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
疾勅尚醫四人診視忿思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

訣當廿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特哩帝既才公勅陳亮頴元帥郝謙女為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為繼自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為加輜服白金為兩二千五百男六人特哩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左丞和碩哈雅姊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哲格妹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華善如夫人者蕭生巴圖爾哈雅阿爾斯

蘭哈雅勝生圖嚕默色哈雅女子五人一適故嘉議大
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虎符齊哩克薩巴一適承務
郎大司農少卿僧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埒爾錦一
適昭勇將軍監平陽太原軍虎符布延一適傳詔必雅
男孫三人蘓爾約蘓哈雅呼圖克哈雅和塔拉哈雅女孫
三人一適郝一適平章克呼濟蘇子索羅一適太原監
平陽軍子德希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
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其平生行實請某曰徵是

為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
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
不興慨嘆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丹青
垂譽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
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聲
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而公鼓其孤軍留
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
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瞠後塵猶不可望公總計其所

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
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峒夷山獠荷氊被
毳大主小酋綦錯幅裂連數千里受縻聽命猶不與焉
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
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
相二蒙古岱阿里罕平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
哩史恪呂文煥特穆爾布哈李庭李順張宏範劉國傑程
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諾海塔齊哈裕勒雅爾鼐左

丞四塔齊哈唐古岱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伊
克何偉張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索羅
喀達爾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
長千夫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
人也初北土田租畝取三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
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
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為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
蓰獨西南賴以輕平其境館傳修潔甲他省生祠所在

岳潭柳雷公安興安皆一而嚴闕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員可恃為捍天混皇輿其
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斯降吳平於晉陳兼
於隋矧趙遺胄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
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乎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
自將六師鵬躬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宸羣策明試加
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
是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

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畀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
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
劑以兵餘州數十雖定走檄勢讐言綏心亦孔棘又鋤
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
在衣裘禽隼靡有遺賚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翩翩
龍騰鳳翔又錫金疊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
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一終元閭
是宅壽止名垂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

濡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
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九

元 周南瑞 編

墓誌

陳禮部墓誌銘

劉辰翁

寶祐丙辰之策士也既日是駕臨軒有少年首上對輒
親覽卷首有臨御以來如日正中語及唱第進呈次第
七上首擢易首唱第七既又不滿寘首唱第四第四則
三山陳俞也於是寶慶三十又三年矣特諱言久前別

院命賦題久於其道以忤聞故草茅附會如再中然前徹
覽後易寘皆命也而俞策亦實有及霅丘者舜卿嘗語
予考官不能使俞第一天子不能使俞第七其自信無
怨如此而亦從是退飛矣初君授靖江軍節度推官開
慶與吉州推兩易故君以己未東至廬陵辦守禦明年
江上清軍閒得予詩於他許疑不屬予為舉子美丸藥
流鶯囀君矍然曰是在俞術中而不悟自是莫逆於心
每坐尚友齋倚梧竹極談世事成壞即使長急召不顧

募辦粲然無所回屈其辭可著為令李肯齋節健吏事
稱不及不及去之日有誓心錄三卷取歐公夷陵語也
人民至今德之而媚者謗者為不少矣有以科斗竹書
獻當國者喜且驚曰彼白屋安得此必平國公家物也
詎止此獻者懼說曰我出陳推官後矣語由是喧不辯
遲歲年得書庫稍遷大學錄咸淳除博士竟坐前語逐
不辯他日謝丞相啓云人之云云謂盜周公之寶玉其
蕭然坦迤玩世無悶如此而亦從是老矣又四年而差

充福建帥幹闕至閩以鄉嫌改添差不釐務久之又改
添差福建運幹待次於是咸淳八年矣復除大博十月
免廼德祐前予湖州別駕德祐改建寧於是國事非矣
肯齋李公之為湖南也強起君君亦浩然以身許之會
文丞相脫身渡淮歸行都建督景炎以大著除君督機
君請據汀搖顛出江西毋緩君本赴湖南至是哭湖南
歲盡以所部福安軍發谷口道病至汀卒有趙同舍文
自君歸能言巷居人夢絳紗籠甚盛迎陳禮部去旦果

然文公哭之慟葬之伏虎山題曰草亭先生之墓君年二十九出文榜至是四十九又明年文公北日門人林達可始以塘記來請銘則死十九年矣其言正羽檄徵兵時君丁蕭夫人憂苦塊竊語於用武之無地最後作蒼雪林辭二疊不可忍聞李公期君以管葛之事君亦贊文公以張李之功其反覆策軍事謀國基語如史驗如卜當未行夢丞相子黑筆視黑籍如軍書少馬登一舟若之貶所風月淒冷殆非人世境也吾死已夫親朋共

留其行不可曰平生故人與我握右手左乃右之穽士
為知己死苟利社稷何恨吾登草亭望風雨欲一人共
死不可得嗚呼我知舜卿使朝坐燕與誼肯棄老母弱
子遯荒在人間哉星言赴難縞素為資得君軍師尚其
旗不甚敗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每誦郭元瑜此語
悲之其乘飛至屋天也傷哉吾友生不得志於前死無
知己於後其心之所樂直文字耳而文史亦絕嗚呼吾
欲觀乎九京也其有恨乎無恨乎以君自言其死為不

恨則知如予者不死而恨也悲夫景定末余留建君留
京君作隆中雷澤二圖寄余題曰甲子上元日并贊每
展圖誦贊後死何為自吾所知所厚周旋離合何限求
仙才與靈氣惟舜卿惟舜卿古心江公嘗薦君館職不
合黃華甫國云臺中日月論公容添一客耶十五年間
夷溷跼廉衣冠道盡君不惟少合亦少可閒居日長奪
虎籠起草亭俯晴晦其在下種梅數百長歌入室俗子
無足還顧頽然自愛韻度乃出蘇子美上為文達大家

數四六尤高宕詩本荆公而每見每進雖在怨誹有柳
州南澗之風初學六一公帖卒自為體如閒花異草風
日清美皆余所不及嘗手寫楞嚴圓覺金剛三經去廬
陵日棄之先死七年葬其妻鄭氏般若山面草亭中為
壽藏君死子弱不克歸葬每歲寒食馳僕裹飯灑伏虎
山而已既十五年辛卯乃啓而合諸鄭宜人之兆陳氏
長樂世次見石室翁碑二子瑒環環為族父企後君兄
會弟龠皆同舍會先二年卒龠後六年卒瑒謀銘於達

可達可曰有先生之友孟顧道遠日迫請刻之墓上其
可由是林君之請勤矣林君之誼高矣吾銘成則葬後
之五年乙未四月也君著述多壙誌傳之矣此不載銘
曰

長歌兮莽蒼青松關兮白玉堂奄塵昏兮夕陽我不起
兮不如彼童汪君墨線兮何壯操余彗兮彗實光忽反
顧兮魁淪降君不歸兮猶葬湖山兮朝行蘭茝蕙絕兮
諂子浪浪信終古兮誰芳君余銘兮墓上泣麟兮不祥

行悵悵兮不得四方蹇思君兮天望君為龍兮奚傷

天下同文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四十

元 周南瑞 編

墓誌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銘

盧 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
曾祖昇祖天挺父溫既沒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
男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



里竭休滴慶乃發於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
公年十餘歲沉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
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饋通昔詰旦衣冠危坐諷誦不輟
劬勞如此凡五六年剗掄摩磊呵而直廉卓而輝涵
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沂源洙泗比肩
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已任山峙川決天
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
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

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
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一謝絕世祖在
潛邸羅致異雋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
稽唐虞下逮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
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
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
多歲己未憲皇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
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



應天心發政以慰民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
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
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宋可
圖矣帝偉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
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駭遽請和屬憲廟
升遐王師言還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
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
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饒以款兵館留

真州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
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擅一
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
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
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悅數也
捷鏑館所塹垣薦棘驛吏訶閤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
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
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

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大夫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向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睞隱其瘁於厯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

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
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却敵為功取
宰相畏公露其勾盟幸免之跡遂主羈留舉國皆知其
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直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
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
奸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
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儻一時而
穹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

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奸，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墮。竒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漢書絀丕輩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王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

傳於世嗚呼公娶張氏淑明祇修嬾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蚤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真侍從今為集賢院直學士朝請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兆厝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某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遺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某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雅有勞烈於國叙德鼎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

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遺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魯駢
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馳載驅孰濬其潄孰植其滋孰芬
其敷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潛於藩髦選無
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淵躍天飛鱗公雲逵廼眷南顧
廼休王師廼命鴻碩柔遠淮夷速其巔公凜乎危削
輶操觚榮觀幽羈刪述臚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

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著龜清廟宗

彝不既厥施

闕

輿論嗟嘻蒸蒸嗣慶圖永孝思

刻文墓碑以詩顯之



天下同文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四十一

元 周南瑞 編

雜著 關

天下同文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四十二 元 周南瑞 編

詩

春晚歎郡高齋

盧 摯

憑高得華構燕坐臨此州偶來稅塵鞅得與靜者遊
忙俗仍楚越城居帶林丘川明雲物閒風暄鳥聲幽
羣峯舉自獻春溪亦爭流餘花殿芳序春苗綠平疇
臨觴詎能飲對時思悠悠將指訪凋瘵摩撫庶有瘳
曠職固所

虞永日聊淹留

宣城南郊何氏遊集

懷痾苦無棕撫節驚歲暮淹旬屬休告寧復嬰物務幽
人偶相賞蕭散隨所遇寒郊聯騎出崇岡時延駐山家
如可即雞犬隔烟霧舉鞭問樵丁始識林下路亭榭歛
軒敞巖壑鬱盤互主人能愛客何必論雅素濁醪散襟
顏池鮮足供具雖非窮勝踐政自得野趣日夕歸影亂
嵐霏襲衣裾鳴騶慎毋前悠然望江樹

書梓山寺經室

問俗來山郭攜春到隔溪花香破
禪寂林樾受鶯啼欲和觀音偈
聊乘醉墨題閒雲若留客不肯為予西

清華觀西軒

琳宇夏天曉官曹今日閒
深林欲無路疎竹不遮山
靜對黃冠語時看白鳥還
平生林壑趣聊復此牕間

少林寺贈達禪師

是日得至面壁菴觀達摩石影

古剎東風裏逢僧一解顏收經出深竹披衲下空山未
要天花墮聊看石影閒何妨病居士明日到田間

用韻答李肅政承之

隩室敝歲暮半菽供朝餐忽聞農父言東田出遊觀兀
兀遵微行隕籜探茅菅霜風亦云厲松柏那可干勝寄
動睽濶幽素勞音翰如何烟霞姿乃在原隰間叢祠構
前驅一笑開襟顏豈不懷簡書悠然有餘閒衡門可棲
遲濡轡聊盤桓明晨下巖壑相望邈河關

郡齋書事兼答汴梁夾谷左丞

十年皇華使咨度愧清裘承命甫為郡慮無理人術簡
書劇沉迷將迎靡虛日星言入公府短髮不遑櫛首夏
氣清淑鳥鳴庭樹密疎箔懸永晝南風泛瑤瑟退食方
息偃卒吏已盈室孤臣偶紆組豈不懷曠佚賴有同心
人魁然位丞弼昭昭麟鳳瑞渾渾金玉質革絨畏稱題
高誼寡儔匹矢心報知己言語詎能畢河流衍洪源嵩
高屹青出期公山水間千秋恒若一

送程中丞介甫赴雲南行臺

蕭蕭征馬鳴冽冽驚飈吹聞君遠行邁執法西南夷六
詔漢始通有唐亦羈縻今雖郡縣置綏懷不在茲物產
富金具吏習為磷緇垢衣可無澣直繩詎易持肅躬行
所素舉網植其維寒霜固非厲春陽竟何私坐令蠻風
革仰報國士知泛泛江海客區區簡書期恨恨久別離
去去長相思

古城

劉因

我行常山尾高城墮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前燕易
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已增慨然薪人
過我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子考古今幾年沉思未
及答行歌入蒼烟

登武陽

朝遊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碣石生斷
虹雲淡白返照雨疎明日暮悲吟發樵歌已愴情

銅雀硯

諸侯負漢已堪憐直筆何為亦魏編却愛曹瞞臺上瓦
至今猶屬建安年

慎獨

一葉下秋水微波去不停望中猶隱隱直欲到滄溟

觀化

風雨何方來呼童出門望歸報是羣蜂聲在庭花上

易臺

望中孤鳥入銷沉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河山有燕趙

百年風氣尚遼金
物華暗與秋光老
杯酒不隨人意深
無限霜松動巖壑
天教搖落助秋吟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

試問陰山勅勒歌
朔風悲壯動山河
南樓風月無多景
緩步微吟奈爾何

物理興衰不可常
每從氣運見文章
誰知萬古中天月
只辦南樓一夜涼

滴水龕

膚寸遍天下至靜含氤氲因看石滴水窺見木生雲

偶成

夢回聞雨聲忽覺是風葉問予何以知仰見梁間月

曾點扇頭

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下欲生苔歸時過著顏家巷
說與城南花正開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

回首龍沙幾千里淡菴老筆搖江聲仿佛阿唐慘愴情
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今日

今日柴關幾客來擬從屐齒數莓苔求文道士花前至
載酒門生雨後回

盆池

自慚眼孔一盆多奈此無邊風月何莫道渾非九雲夢
不妨能著百東坡斡旋在手天隨轉虛靜如心景自過

誰道扁舟托吳越為言吾老怯風波

懷古

李謹思

昔我從耆英圖史娛朝昏咄嗟陵與谷永謝西州門夢
中亦識路欲往先銷魂往還無須臾失聲強復吞西山
照公檻南山亘公垣平生五畝池東海遙崩奔公門山
海并遂幹造化元招公有薇菊酬公有佳尊行吟聞地
籟飛奏廟天閣公來月星懸公歸江漢翻六籍未渠央
百聖諒斯存翩翩媚學子風節當誰敦我髮日以變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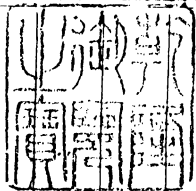
面留心源庶無駢汗流獨此清泪痕
英英出靈變杳杳通緒言因風薦商
參秋思隨孤騫

補疎齋題鵝湖

客來誰與期微鐘度山椒松風如起
子間以笙與簫逸嚮諒斯存幽踪莽
難招極目不知還新詩生沈寥

王以道三喪未舉

豈無一弓地載子三世碑碑端語云
云碑下冢纍纍白楊秋氣深碧草春
露滋翻憐會稽山禹穴不得窺



天下同文集卷四十二